折獄新語

折獄新語卷十　冤犯　附疑犯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辯冤事

審得陸三五者，餘姚縣民也。先因旱魃為災，與趙元五爭水利，而傅翼之、陸成龍等，咸操戈互鬪，乃禾之死、水救之，人之死、誰救哉？則元家孫五佘六已斃兇鋒矣。夫成龍亦當時挺刀人也，佘六夜月之啼，其瞑目于成龍一死乎？獨孫五一命，坐之當場被執之陸三五，云鋒自手執，又云當官自認耳。

然細叅當日掘阻情景則黨與之團聚成城而器械之攢聚若林斯時也兩家互相紛拏安知廃𡧓誰手而謂孫五之𡧓乃𡧓于三五鎗下乎將謂執鎗在手是犢不畏法者耶剸刃既爲鷹爪之豺而驚弓故作倦飛之禽三五即愚恐不愚于此將謂執鎗在手是甘𡧓如飴者耶殺人將作待烹之鳥而投身先蹈赴火之蛾三五即豪恐不豪于此敀擬城且大亦非疑惟輕之說乎故敢附慈谿六疑之後而以開籠爲三五請

文審得陸三五一案真則置之繯頸而非枉疑則予之開籠而非縱。兩言決耳今召趙元細詰謂三五之殺孫五果鑿鑿有據乎則被獲有之下手未見恐終是移的就箭之過也。遐想當日爭鬦情景此列鬬勢雄。彼怒蠢氣奮叢毆亂擊之下。何遽歸罪三五。乃當日孫五之殺。有兩恨焉。故斬之甘霖若胎之禍無情之利器實加之殃想殺者有知。亦不向三五作人立狀。而況有成龍一命爲抵乎。寬其九死之誅。總爲三五祈雪覆盆耳而非謂投湯

者之始與滅火也

一件緝拏事

審得臧用朝等一案業經府廳辯質矣今逐欵駁查非以囹圄爲福堂而欲舉此十一人者相率錮之穽穴也葢因鯨鯢肆毒皆緣接濟奸民勾入內地若不直窮到底恐有效尤起者且何以使纍纍多人頓洗沉寃于黑海而解網者乃豁然在燃犀下也職初閱此案深爲髮指謂當海氛孔熾時彼用朝等十一人何敢與劉繼龍飄飄蛟川販奮借

名耳不問而知爲諸賊連雞矣適查盤台州從便道往健跳所因備詢諸人糊口何業寄跡何地則與府廳兩招若合符節而賒畚繼宗者實未出門庭一步也及提用朝等與孫十一等隔別研審則以諸人之面目與諸人之行踪一一物色多有不能罷喙者矣且十一涕泣陳訴謂此十一人者實係游坤陽所供其析楊之求必得與其睚眦之怨必報與俱不得而知也但於巳店中實未覿此十一人耳况邇者道經健跳時諸人皆伏地嗚嗚一

若入笠之豚。牽鼻之牛。而生殺惟命。若與繼宗等有陰謀。則情慌膽悸。已捷足奔矣。劉繼宗游坤陽已正刑章、無容置喙、若臧用朝、臧端翁、文玉、陳思山、蔡存赤、侯丹陽、王慶雲、陳良品、陳良言、金雲鹿、十人、實無辜也、然以繼宗輩之如鬼如蜮、而朦朧寄豢可乎、應照原擬杖治、以爲知人不明之戒、

一件查獲事

審得孫十一者、乃台之松門衛丁、而居寧開飯店者也、夫借店糊口者。每逢客過。則質囊羣招。其舉。

尉猶倚門妓耳獨當海警戒嚴而賓至必擇暫作迎門之吠犬此亦十一所宜爲意外之防也奈何以通逆之游坤陽輩而亦主于其家以此累及十一非曰林魚之殃也但閱鄞縣招詞云樓中了無長物惟數容徘徊樓畔令召十一面詰與縣審略同夫十一隨父寄寧已廿五載想首丘之歸當指寧不指台何樂乎勾引外賊以殘墳墓而毀廬井也若云來歷不詢謬主匪人則以一截囹圄之苦償一日居停之誤十一之罪止此矣合無依鄞縣

所擬從輕改杖令而後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十一
無憾焉且摽而出諸大門外矣

一件捉獲事

審得陳可權袁大秀俱鄞民也今讀張知府審詞
業被擄有日報擄有人矣至擄而逃逃而獲令總
司熟于計當慨然解籠耳然外寇之洶洶方熾則
武員所薦不敢出也然提可權等對質謂因首賊
中者幾及一月適于七月廿三暴雨淋漓咫尺胸
貫于是大秀以一鼓先登可權以二鼓繼之蓋撿

下惟恐出聲而舉足猶防露影戰戰兢兢之狀兩人描摹如畫然末敢遽爾狂奔也迨天色微明携手移步方歡然有更生之慶不意又爲鄉兵緝和尚獲也今召胡和尚詰之天乎無寸刃止徒手耳夫殺人以梃與刃今并梃而無何言刃也且自張邨府審質時兩人口述公庭嗚嗚流訴若巾幗怯乎已捷足先奔矣陳可權衰大秀之擬杖非冃兩人有罪焉亦以當行道而履者之一阨可也

覆審得陳可權等一案業經再駁矣今提胡尚和

等再質止云手無寸刃耳凡鷹之搏物也以爪虎之噬人也以牙若爪牙咸去一雀鴿困之一猘狗制之耳夫器械則兩人牙爪也亦手而行意欲何爲蓋同黨則入舟惟恐不深而與巳則上岸惟恐不迅兩人情事止此矣至兩人上岸原無成約乘使而奔者乃不期而會耳然無翼而飛兩人既而所不能而我能奔彼亦能追當日潛蹤僻所是亦猫捕鼠避之號也若和尚等手擒二犯非以授首得談笑拱揖之下如常行者于來我西適相湊于中

途耳去賊已遠固無就鋪求救事而若云格鬪則存空拳若云鼠伏則已縱步此兩人與胡和尚供吐若合符券而所當解網者也

一件拏獲事

審得樂清縣人蔡國京乃遇害蔡來源子也先因來源捕魚爲生往來溫寧閒而寧人許緣野其牙行也當國京垂髫時曾携至緣野家且握其髮而撫之曰數年後其代我貿易于此未幾隨來源偕歸而于崇禎六年後携國京并同伴九人捕魚海

中不知賊舟潛泊韭山者且視若釜爲魚而懸網待也時來源等乘風破浪方擊楫與歌而忽見張弓叩刃呼風尾後者則韭山之賊至矣于是九人弁來源皆垂首就戮獨釋國京不殺蓋貪其壯而奴隸之也適諸賊入犯逼國京汲水遂棄桶溪邊狂奔大嶺山而已爲我兵朴永茂等所縛矣茲閱參府解批與前道臺審詳若合符節而顛及覔巢之舊燕久作籠之囚鳥嗟乎冤哉今召綠野詰之則云來源故人也未幾見今矣而弁今雖國京

稚齒已壯而追談往事有同列眉且國京朴吶後生耳每一啓口則雙淚垂頰益痛伊父之慘死傷我生之不辰也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職曰舍之憲臺亦必曰舍之矣况幽囚一載形銷骨立夜臺滋味諒不殊斯所當亟爲開籠而無使哀哀年少行就塵土也

一件泣救事

審得奉化人袁可功眞善識酒中趣者也夫可功之家徒四壁立耳奈何以周京酒肆爲家釀而不

醉無歸彼京之戀戀蠅頭者肯爲武媼折劵乎此
所以索逋不獲而稟捕差拘也時可功心念甲首
任天爵曾欠糶銀三錢可償酒逋而於初九雖奉
化於十二抵舟山乃道經酒肆而熱涎垂地者又
不覺爲猩猩之戀矣此踉蹌入城有以來旁觀之
疑揣也適冠警方殷正在盤詰于是不以市中之
醉人爲揣而以城中之醉人爲妖無怪其疑而執
執而拷而何可功滿口招承幾爲醉夢中囈語乎
今召周京董禮細詰則若是官若差拘俱鑿鑿可

[illegible]、且讀叅府原招、謂可功入黨、實于崇禎四年、而

京則謂數年間正其舉觴伊店苦于驅蠅之不夫

者也則可活此酒徒矣今而後若再爲一巵之躭

乎則請以今日之事當一酒箴而有不捐觴毀甕

恨儀狄之殺人怨杜康之害我者非夫也袁可功

應杖治之、以戒酒過、

一件哨獲事

審得松江華亭縣民深二、乃水手也、先因定海人

嚴瑞峰、寓居舟山、以貿柴爲業、而實指松江爲利

穴夫松江去舟山不甚遼邈乎蓋大海雖廣一葦可航每順風揚帆則使船如使馬而不一晝夜已達松江矣時粱二以販柴一事爲奇貨可居而往來甚數其東道主人則瑞峰也忽于崇禎元年十月間與瑞峰同行至松江埠頭閩三江店內約取薪于彼地而貿柴于此方乃瑞峰已駕舟先行矣夫其不與二等偕行者何也蓋緣航海之筏僅能至水口而欲運舟山之柴于水口則陸行以十五里水行以五十里非瞬息可達此瑞峰所以茫茫

然歸耳。及二等行至中途則地名霍山去水口數十里忽東北風暴起。漂至後海塘地方。此非廿五日事乎。時風逆舟礙、候以待者數日。而已擒于八月初四矣。今取前招細閱。則行劫有地。分贓有數。案已如山。雖讀至黃推官一招。始指案起呼日、此殆予二以生機之一綫而欲起魚鳥于湯火樹中者也。既云獲船之際。止有五人。則所云十數人飛水者。無乃畫蛇添足乎。既云船中所獲。並無銀米綿魚。則所云兵器數件者。遂謂有具必欲行

醸而投之虎穴乎想當日獄者雖多特以地遙風馬未質諸三江之口而以莫須有爲罪案耳合啟杖治

一件出巡事

審得方三秀一案原以一黨兩窩疑耳夫有沈敬山明供之陳恩堂在而三秀巳爲狗尾之續矣始日方居官既曰方三秀則安有比翼之逃雖而惘惘不識幾類夢眼之猿測也其可疑一也始曰得敬銭銀五兩既曰分贓銀五十兩則安有羣剖之

蜂房而多多益善獨作一嵒之全吞也其可疑一也始云楊濟巷帶人持梯既云三秀用繩縛梯則安有以自作之鼠技而轉轉生枝幾爲偏其反而之舌鋒也其可疑一也嗟乎一窩主耳有思堂又有三秀始兩雄並棲繼兩虎共攫則三秀以五十兩忠堂亦將以五十兩乎彼諸盜者何屑爲取果之讓而不爲分肉之均也尤可異者以牛馬風逌之三益不過欲爲三秀雪冤耳乃捏叛一詞內甫使及虎捕戴望等而沿途餽食之誣且一箭射雙

鵬矣、可饋食亦可分銀、可分銀、亦可布梯、彼向所云方店官何不三益而三秀耶、今召敬山對質、已明供唆使有人、而問以堅等諸人安在、半赴夜臺矣、人殺鬼殺亦復何殊、想若輩之永墮地獄、及不若三秀等之暫羈人獄而猶藉憲臺之觀火以解網也、若敬山五錢之饋、則三秀自貽戶實耳、商計七出此不載焉、僅可曰當局者迷誤出下策已矣方三秀應從輕攺杖、以爲居停不慎之戒、

一件救命事

審得洪五王朱圖等其經職前審已無遁情矣雖朱敬洲子朱郎則燒火非執械也夫凶豺噬人必分其乳子一杯羹原招所擬或亦養虎遺患之慮乎然犂牛之子騂且角猶郎之羽翼未成而可戢其爪牙以萋前愆者也今提五等三人面質云燒火是實無執械事姑改杖以儆郎無日父作之子述之而復爲脫押之效尤也

一件搶獲事

審得黃俊經一案乃一人一事而可存疑獄不可

作鐵索者也夫俊經被獲實捕盜朱明與蔣瑞龍程世臣三人耳往者汛守未撤故拘質者三人僅朱明一人到然終以不及備質為歉今再奉憲批飭提瑞龍世臣兩人到則何與明之口供判若秦越而幾疑為又一人另一事也明之言曰扣舷而呼者俊經乘舟而作打票也瑞龍等之言曰延頸而盼者俊經履筏而作哨望也明之言曰林一老大船在大洋俊經等小擯船在近流而相去有四五里之遥也瑞龍等之言曰林一老大船在大水

地方與耿國昌鳥船對敵俊經等泊山岳間與唬船朱明等對敵而相去有一山之障也明之言曰俊經乘風破浪徑赴大船止因一老等望塵先遁故心膽俱喪而若等始為束手之擒也瑞龍等之言曰俊經風逆舟碍暫泊山岳止因明等揚帆突至故手足無措而若等始為斂翼之擒也明之言曰諸賊等自知勢窮故劉獅游愛游利等先溺俊經與巳故游永位繼之而鈎之水上者也瑞龍等之言曰一哨官倡言可拿故瑞龍先登各船陳應

奇王國用等繼之。而縶之舟中者也。至問舟中之

縶。其器械火藥安在。云急而投之矣。然據瑞龍等

初供。則謂山岳一泊。原不見我兵之來。而相去數

百步。方驚呼耳。何以頃刻間且操戈且放銃且擲

械且揭火藥而數人皆若有十手十目之多多也

然則俊經果可生乎。曰賊船山岳者是實而助虐

不赴賊船。避害不趨我舟。意欲何爲。則瑞龍等所

云哨望船者近是。而牌一面鎗一柄鉛子數粒何

護身之智偏短也。無乃與劉獅葷同爲人械之一

擬平當今海氛未息奸生大德尖出亦大害仍照
原擬以聽憲裁而所云打票之呼大船之赴則瑞
龍等皆惘惘不知所荅者也仍列矜疑可矣
覆審得黃俊經一案已逐款剖駁矣憲臺愼重其
事猶待覆鞫葢恐三面之網一開九頭之暴轉肆
耳今提三人對質問情詞何參錯如是則皆無以
置喙噫幸明與世臣瑞龍等不同質公庭耳若此
弄簧彼逐吠恐俊經之天日永無見時矣其前後
一分到而炤管不暇破綻微露未必非神鬼故示其

巧而假此以洗沉寃于黑海也。然則俊經之行蹤。果可定乎。蓋當日風逆舟碍。泊船山岳者是實。欲赴寇船。固不敢爲入火之耽焦。欲趨我舟。又不能爲隔水之飛渡。進退維谷。明等見而心疑焉。其指漁爲寇。而幽囚數載。幾以囹圄爲首丘者。則皆風伯之貽禍也。水落石出。可開其生路矣。應改杖治、以爲避害不明之戒、

一件劫殺事

審得吳小僧之與兄吳大僧同罪也、背山巳故朱

拾卩供耳、當職初畬特、即失主之葛瑞、與同夥之

一吳貴、皆爲犭甫寃、謂開酒肆于甬東隅。而身着犢鼻

褌。滌器市中者小僧也。非着赤幘而上刼場者也。

今瑞與貴、相繼物故、則重泉之業鏡、可炤而公廷

之、燃犀空懸。惟召兩捕盗質之、方知大僧小僧之

擒、皆緣朱拾以吳僧供耳、故縣捕陸諸、既擒大僧

一于自沙地方、而府捕虞志亦擒小僧于原開酒店、

一夫織大小于一僧而姓合名混供既分身各繫安

知非兄跖而弟夷則未可擬鴈行于連雞而以一

字爲兩腁之魚殃也今伊母李氏、日嗚嗚公庭、而現存韓捨、亦云同舟中、止大僧在耳、並不識小僧面目想李氏之繼生小僧者或已在純灰洗腸後而非與韓捨爲沾泥之絮者也況逃白沙者。兄已驚弓。而居酒店者。弟猶高枕。豈眞錯認湯池爲冰泉而恬然待烹也亦兄弟異心之一徵矣。吳小僧合以矜疑收杖、韓捨同刼有據、自認復確、合依律斷決、

一件覔兇事

寄得傅金郎之擬倅、當取殷國助私書一封、其付夏有信以轉付金郎者、爲有據耳、既云有信之獲、與物件私書之並獲也、供解送孫備倭貯之舟中矣、且大月內、即付狂賊烈炬矣、胡孫備倭轉解王參將。止以人往。而不言書信之已燼也。又胡王參將轉解蕭海憲。亦止以人行。而不言書信之安在也。又胡夏同知之一審。與本府之一審再審。亦止以罪擬。而竟不再書信一驗。反視爲可水可火泛泛不急之物也。皆不可解也。迨大獄已定。始移文

昌國備倭取驗書信等物燬矣況一紙已化一炬乎恐終是燭影斧聲之依稀也若夫贖人一事則海上時有之夫倀之導虎食人也實爲罪魁有虎而翼者焉或覓羊豕及果其口腹而出人虎口猶口幸甚金郎所爲其猶非導虎之倀而多覓羊豕以飽虎而救人者哉介炤前招三犯例改擬遣戍

一件出廵事

一審得姚大妞雖雛也僥有凶豺之威旣借簪不還又毒拳迭加而包氏之墮胎殞身大妞實胎之禍

矣初抵大姐弟姚壽繼扑大姐壽而俱覓之止因叢毆時不辨下手耳然憲批森嚴死者安抵噫婦口如鴝鵒遇其鳴則喋況詈而毆且毆以三犬乎方苞豆蔻寧禁風雨之連催包氏之身與胎俱殞有以也若不坐大姐以抵恐亡雖哀殤有繞園屛而鳴鳴者矣允宜一絞以謝幽魂若夫第三次之毆大姐弟姚壽實助虐將無詭關姊弟而手足情深者遂不難加手足于伊姊之仇乎夫包氏何仇于大姐也借貸之不還其曲有歸毒拳之兩加其

忿可洩耕令此日者大姐嗇袂往壽叟裾蒜彼包氏者猶食息世間耳且安知腹中呱呱今不已倚床而齊戶也與言及此傷心慘目兒抓已幸矣合

婦同謀共毆因而致死者律擬徒示懲

覆審得羅五妻包氏之死于非命也止因姚大姐借簪于先又與弟姚壽等揮拳于後于是胎墮身殞令羅五興嗟于鞾合之無緣傷哉氏也始以壽抵既又出壽而以大姐抵然護毆時不辨下手此語終未可盡抹也階前兒婦被髮淝血手抱一殤

者誰乎想同毆之姚小姐已亡當與包氏夜臺先質耳此嗚嗚索命者或亦不向大姐爲人立之嫡則如當日初議俾大姐指銀十兩仍付羅五續絃而出此婦于犴穴可也夫故婦之丹血未燥而新妻之紅絲又牽則此十兩者乃孽于故而媒于新者也想羅五入掌時寧不慘然于故劍遺簪之痛然大姐旣保其頭顱五亦宜爾室家則以此銀解人間之大冤結可也姚大姐合改贖杖以爲雌鳴不祥之戒

一件出巡事

審得沈惠同盜一案、蓋莫須有也、若以少年初犯、遽與解網、則文豹食牛、駃騠超母、惡正難量、惟經汪知縣兩審而剖畫瞭然、始駸駸乎開籠矣、今讀憲臺嚴批、不過以同往看船爲疑、欲速與勘詳耳、若云同往、則以沈姓自造之庵而誤認空山爲實山者、登愛載月明歸、況諸僧誰無耳、何熟習已久、而此日之鵝音不聞也、則以丙爲同往者非也、若云看船、則以嚴四六同寓之舟、而獨以潛身爲蹤

身若豈能作不蹕走兇捕盜獲有目何搜覓已遍而此際之鼠蹤偏沓也則以爲看船者非也無械無贓果諸盜怯而惠勇將以空拳搏乎且有贓不分豈既行而悔又心鄙盜衆之穢而不飲自誓也不匿不逃果諸盜智而惠愚將爲火樹棲乎且挺身自投豈視死如歸雖目擊明鑑之懸而妖形不長也種種裝點俱屬疑竇然則蔡六等之拳豈無因與則王元自供所云與沈姓有仇者或即惠啓釁睚眦而以彼之舌鼓于簧者爲此之情覆于盆

也翩翩年少行見憔悴之餘鬢有絲矣從輕改杖

無云老而不死是爲賊

一件劫殺事

審得鄭也兎者乃已故孫慶所攀也今奉憲駁後竊謂里鄰保結俱未可信恭恐狡兎有心或結羣犬以爲開籠之捷徑而此呼彼應者且以是啓也兎之兎脫耳至現逃錢文瑞妻謝氏因雌雞也雞鳴不傍狗吠若稍一指實恐鵰擊而豺搏者也兎終難兎脫矣玆再四嚴詰則謂面日不識姓名未

許稱以行穴爲籠而錮也兎于其中可乎有兎爰爰雉離于羅若爰爰之文瑞是眞兎也哀哉也兎幾居兎名而得雉禍矣王船戸湯見、則云失于防閑而聽慶等撑駕耳夫以慶之恣行劫殺也登陸爲虎入水則蛟若濟之以舟是虎兼蛟毒也可曰坐聽撑駕者獨無罪乎但野渡無人舟自橫則慶等之攘舟往猶非招招舟子比而未可與巳故孫慶等同爲投河之濁流也其與鄭也兎兩人分別杖罰亦足當辜矣若史宗倫之保嫡弟史宗第而

忽爲鼠竄也非慶等同類何心胆墮地以他鄉作逋逃藪是又與文瑞同爲爰爰之兎而難容狡遁者合將史宗倫先行杖治仍押去嚴緝錢文昌熔提

一件趒蟻事

審得胡文彬薛鳳王應鳳等十二名皆以援[illegible]嬰逃兵之名而究擬追糧者也今取始末閱之惟屑才拖頭鼠竄無以自解耳其他或扶襯回籍矣或差遊新官矣又或患疾告退矣如盡指爲逃彼執

炕批文、憭然可據者、豈盡從空飛墜乎、除胡文彬
許鳳王應鳳三人、各完罪銀一兩外、餘則逃者逃、
而繫者繫矣、甚有妻易新粧猶作抱頭之哭子辭
舊廬殊深腸斷之悲而賣妻鬻兒者猶因首而嘆
點金無術也。嗟乎、誰實造此曰孽而令無罪無辜
者。有此傷心慘目之狀耶。宜文彬等以廷蟻控也。
夫是投充兵卒者、皆家無立錐、借升合之糧以糊
口耳。今兵已革、糧已除、而必欲奪其口中之食嘔
而出之、忍心於搥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于

折骸剜肉之慘而責其道恐憲案終無結局也況妻孥瓜蔓保戶魚殃其弊有不忍言者耶至逃兵章榮等或捌戶四方或赴召鬼門而猶欲索之無何有之鄉恐有羅者覗乎藪澤之詭也令將粮餉罪贖槩從豁免仍詳銷以結憲案

一件強劫事

審得僉道元胡捨則盜之嚮導而王五王六范福王八與已故施祥未獲范壽皆盜之羽翼也先因鄞縣人張科住居楼木廟削壁而捨以本廟道人

楓嘅其百五十金之藏、而熱涎汩汩于是同寓本廟之道元遂謀結難連矣、且有王五王六范福范壽施祥等、翕然嚮應、而並携斷乳方新之王八。廁足其內。時惟六以足疾不行、捨則托言守廟耳、豈發縱指示功人罔不覩功狗之勞乎此科家百五十金、與衣服器物等項、俱席卷去也、今據諸人口供。則道元當先。五等居中。而王八挑燈以隨其後。乃問分贓何地、則王六宅內、而胡捨之贓、誰爲轉致、則道元手携而面授者也、初閱府招、猶疑所分

一百八兩似與所供百五十兩不合及再四嚴質而道元等始俯首承認曰此百五十金有之蓋功分首從故銀有多寡其道元與王五則各分廿五兩以其爲前導也故視六等而倍之其胡捨則分銀十四兩五錢以其爲首謀也故視六等而差之其王六王八范福范壽施祥等則各分銀十二兩五錢以其爲後勁也故視道元與捨等而減之然于百五十金猶未符也蓋未入掌先啓囊而諸盜之目熒五色者輒不禁手足拔距則道元范福范

壽施祥王五王六王八。各以一小錠饟。而或四兩或二三兩。一時偶失記憶者是耳五十金之數因彷彿相符矣道元等之騈斬何說之辭而所難解者則王八也然八旣同行旣得財然所得僅十二兩五錢耳而六以權貸爲名則騙銀七兩且又以同行爲名則騙銀三兩時道元輩月笑心商謂此乳臭子也欺其人而割其讎易易耳于是雖和索謝。各以數錢貢。則今之碎擬。僅擬于二錢八分而未有不惻然于入圈之大愚者也。合列矜疑。以候

意裁。

再審得王八之改辟爲徒也。非欲以乳臭寬也。若以乳臭寬則蜂目豺聲生而其兆不祥者豈獨一八也獨是二錢八分之得幾何而十五歲後皆其囚室紀年時愚哉今奉院駁後復提八與諸盜對質則忽而偕行忽而均分忽而群割其播弄諸兇手眞如海母目蝦之隨流而浮沉俱無面孔者也切若虓虎眈眈欲咬人道元輩自當褰衣入鑊耳若舉其羊驅而狐弄者同伏虎蹟終有愚而掇網

之矜爲此執燈同行者猶願予以續命燈而不欲
其遽爲焦火之蛾也從輕改徒所謂寧失出耳今
院駁稟稟合炤原擬以候酌詳
三審得王八之與諸盜同行也以十二兩五錢之
均割而所餘者僅二錢八分則轉悔當日同行情
狀而啖以甘言懼以凶刃如尸之哭訴公庭殆實
錄也若據分銀一事爲擩于罪而謂宜與諸凶同
科則道元等幾同攫肉之虎八僅類啖果之兒可
曰此嗟來之食也而謂兒之穉與虎之暴等乎則

道元等以攫肉論八以啖果論可也從輕改徒解綱云耳。王八而自今知悔乎鷹之化鳩不俏其日矣。

仵天侻事

審得樂十與李子明等一案蓋莫須有也。今讀該縣原招則謂胡艮洪等之出海六人皆死若輩手而屈指伊黨如樂八等之纍纍斃獄亦六人矣惟十與子明猶未赴夜臺遊耳初閱此案。竊爲髮指謂葬六命于洋魚之腹。而付兩人于竿頭之懸。嘗

耳。及再四參詳。終不能無疑于茲獄也。夫茲獄何以疑。則問諸水濱不得者。乃問諸城門。而欲以黃紙一貼。作鐵索耳。噫。此貼紙者爲誰人耶。鬼耶。抑附體訴狀者。鬼憑人而現耶。以爲人。而白日之熖熖。宜銷其形。以爲鬼。而長夜之悠悠。或聞其聲。以爲鬼憑乎人。而從無形依有形。從無聲作有聲者。必生前之音語宛肖。而寃對之姓名可搦。胡無形又無聲。而黃紙一貼。竟莫知擬管而捉刀者爲誰氏也。今問十何以擬死。則以木桶字號。而索其字

號則無矣今問子明何以擬死則以魚鮮等物之分受而又云爲丈人所逸矣信如斯言是黃紙幾成黑獄也夫巨海茫茫隔若遙天內地而頓悉外洋之情一可疑也且正正公庭皎如白日露尾而忽作藏頭之計二可疑也況十與子明等旣非漏言妻孥又非首謀夥黨而此若明若昧忽隱忽現之人何自屬垣有耳嗟乎寃矣從輕改杖非曰失出彼里寮孫正等旣云樂十捕魚爲活並無過犯矣又云子明居住本圖織僟爲生矣人言信矣若

黃紙一貼近是鬼語非斥鬼語而証人言則當日有之三

一件出巡事

將得林洪之以倖擬不過因買票一事坐以蔡三老羽翼耳兹再四提質實係舵工夫無票則死于海當諸賊之手刃而有票則又死于市羅法官之筆幷吾懼洪之進退維谷也今嗚嗚伏地鬢髮蒼然況同舟諸人半赴夜臺獨洪奄奄白日耳犴穴之伶仃無偶故園之逍遥有限恐昔嘆日長今嗟

昏短矣若早爲解網。無葬圜土。則亦還其能工之

眞而川而已。收杖非縱、合候憲裁、

疑獄審語附

一作出巡事

審得樊春之坐辟繫獄，原云陳四即樊春耳。今四自四、春自春，是亡猴延林說也。夫以四之身爲窩藪，而春且戀戀不去，有同飛鳥之依，則爲傭工而罹禍，不可盡曰無望之禍也。然以依草附木之蚩蚩，而遽使入籠之鷹犬，且爲脫柙之虎兕受禍，春有抵死不服耳。今陳四胆落驚弓，則矯翮青雲者，恐未肯垂翼淺草，而爲春了此不結之帳也。欲出

之乎。既慮雞速欲人之乎。又慮魚殃。則問官從何着手。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陳四安得以春爲李而俾代僵者無已時。則此囚亦甦足以待可耳。倘高飛者未爲南枝之繫思。而囚首者終爲北獄之未了。將令春坐以待斃乎。所當列之矜疑。仍嚴緝陳四以結不斷之藤者也。

覆審得樊春之即爲陳四也。此陳案也。而陳四之非即樊春也。此新題也。夫忽合體忽分身春豈魏龍之書生與何足羈犴穴而善變乃爾茲提質之

際。惟以四自四。春自春一語。嗚嗚泣訴。今四安在乎。夫飛鳥翔于青雲而使爲春者能發神弓而下之。與則縶籠之羽可奮翮矣不然孽孫已作空汸良善被爲四者或惻惻于代偃非辜而忽慨焉爲避湯入火之人乎則春再生之幸也然未可必也嗤嗤于數年而翻弄于一朝。憲臺一駁。洞若朗鏡。則春亦安坐而聽子夜之啼可矣。

覆審得樊春一案已經職兩審矣職曰無失入前道臺曰無失出蓋因成案久定而翻其反而者不

容遽換于一紙之狡口耳今據周成孫龍口供亦云四自四春自春而試問當年捉獲時何畧不代白也時懷疑不決。特請原卷查閱謂使樊春屢呈内曾先伏此一語。猶辯賓耳今遍查不得者。何緘口于十七年前。而張喙于十七年後也。况招内有云拿獲陳四即樊春。并省發兒陳三即樊三若四自四而春自春也亦將陳三自陳三而樊三自樊三乎恐分身愈多而現影日幻矣樊春合照原擬。以聽憲裁。若云失出小過。好生大德。則姑置矜疑。

以聽明眼者之徐鞫可也。

一件人命事

審得沈僧之死于張標也，以九月十二毆，即以十月初二死。以此揣摩，死者曰非天亡也，恐不止影類蠍蛇，而出于疑似之悠悠也。止因伊母任氏堅不肯簡，故得逃于一抵耳。憲臺依律究報一批，蓋恐事冷後，又以需索未飽者，啓他日之新戈，而執法不作原情論也。今行縣簡驗，任氏仍守前說，豈真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故置亡兒之痛于隔膜乎。

臨其穴惴惴其慄想其開棺時或即以慟子者自傷而懼以餉飼暮年者爲蒲鄰之繼墳同穴也若爲僧者果有宛來償而異日或啼于冢立乎想不向仇而向母矣擬杖非縱無容再議

一件殺妻事

審得袁氏者錢唐子衿盧大任妻也性孝謹與大任樓居乃下有菴翁一稚妾名阿媚者無乃性之妒也亦如其名而楠木承塵即年少之恨乎適氏邀夫妹相携登樓爲博陸戲嗣阿媚至大任又至

無作又無避、且從旁點篝不禁蝶亂蜂惟狀。氏解詬鸚鵡也。想冷眼覷破無幾吮墨嚙血走筆几上、其墨書有曰、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此心弗愛深。世世事君子。其血書有曰、告天刺心血療治夫君病惡瘡將願無病何療似諷似刺疑吐疑吞怨一夕氏將就寢、惟大任搬坐酣酌、不知氏三寸舌相侵其怨毒安在胡遽以劍刺不知大任十九劍酷加其痛若執甚胡不號叫而呻吟不知其婢姑聞聲。繼趨視。見大任佯醉而氏倏死。叢駭呼徹樓

下胡諸人至而阿媚不至非色作則意恐阿媚情見大任辭窮矣姑免深究合照殺妻律擬絞

詳語附

一件學宮事

看得學宮乃聖靈憑聚之所也夫入塔廟者像宇爛然獨於多[illegible]集之泮宮而募捨無人竟不得擬輪奐於塔廟何也豈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而故留此為入[illegible]論可愧也今該學諸[illegible]然以葺理請且請府貯贓銀充典作費則以煥聖門宮牆而俾采芹泮水者頓起漢官威儀美亦盛舉也

彼坐春風以沐時雨者可先任其風雨不蔽乎統候

批允施行。

一件攻城事

看得昌國石浦唬軍應改練營殆有說焉蓋此唬軍者皆泛泛如水中木耳嘗海寇入犯時而召之守城則曰我水兵也非吾事然又不長于水每警聞風鶴則艤舟以竄倘其使船如使馬無有也止見無人舟自橫耳改唬爲練詎無便此若爵谿所唬軍不過隸於昌營時供偵哨耳乃亦以改練請何居故昌國石

沛之應改則所謂莫不善于貢而爵貉之不必改則所謂莫善于助仍舊貫如之何

一件題復事

看得廖同知鵬舉効力海上七載于茲乃未遷喬而降級有故焉其初降也以五年之敗則事由遊擊符震查震以七月初十日敗而本官以十二日自郡城往援其再降也又以六年之敗則事由遊擊周乃武沈雄飛查乃武等以六月初六日敗而本官以初八日自郡城往援夫震嘆唶耳乃武雄飛等剛愎耳況

嘗兵摧船燼後。兩城之荷擔而立者盡攫攫也。幸本官脅抵呂不指畫戰守病婦弱息教之對壘躋馬紙羊驅之荷戈俾兩城黔黎不遊釜而帖席皆本官力也夫倘若長城驅若勞薪擢不酬勳猶扼素腕乃令并復級斬之則任事氣灰矣所當邀恩憲臺亟與題復亦以報前勳而鼓後効也

一件原情事

看得慈谿生員姚徹升之革也以府案見遺輒與倖續貂人情乎獨奈何秉生童群譟時而并爲同聲夫

卞氏以被刖泣和氏之玉耳。今衛升所抱玉耶石耶。然登壇而拜者自觴袴下之豪而其始固未嘗不人人自以爲得大將也。衛升以鬱騷爲附和殆爲是乎。况士子奮勵青雲方以早別泮宮爲幸乃不求早別而求重遊亦足懲矣。既非首唱應逐故物。伏乞批允施行。

一件倉獘宜清事

看得倉粮之儲。原以贍軍所謂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也。近有任情那支爲它人作嫁衣裳者矣。問其故則

刁弁爲之耗鼠而奸軍爲之蠹魚也乃又有穿鼻吏書嚜麓其間於是一帖下倉則倉官僅如隨風之蓬轉移惟任所之耳然則何以永杜其端也夫今日懲刁弁奸軍者曰一粒之騙須爲罪而他日懲刁弁奸軍者曰一紙之呈請卽爲罪彼吏書輩其能以懸空一帖翩翩下墜而飛食如故乎則請嚴爲申飭可也

一件省役事

看得差役之患而冠也其飛食甚酷況差復溢差乎以小民銖累絲積之膏所傾畀各役者卽以完公家

之通有餘矣合無以催粮一事耑屬海倉廳完則該廳功欠則該廳過而本府之差則裁惟拱手仰成耳况粮廳自有職掌何得借粮為名亦效尤差催合并議裁以甦吾民一而已矣無冈二吾猶不足也伏祈申飭施行。

一件修倉事

看得厫倉之設本以備穀若蓋漏而水不貯一勺之多終與滿盂同盡耳但修倉銀兩已扣解助邊則鼠雀聚歇于室矣此所備者不以供兩物之中飽不止

惟前府貯庫官價。猶堪備葺耳。若所葺果成。其又鼠雀易歌。爲吊將當不獨湯沐成而幾亂相吊也伏乞
批允遵行。

一件挐妻事

看得羅嘉會之挐妻往京也。閨中少婦。已無倀臨咳而作幸丞之視者。其視舊園楊柳。直敝屣棄耳。今事發後。乃欲索之故里。是覓燕空梁也。且犯屬羅元等已奉　明旨下部嚴鞫。想嘉會定不至止於誰屋耳。乃問諸無何有之鄉。以瓜蔓桑梓可乎。所當據實上

聞。以候題請。

一件宏網事

看得各犯之羈身囹圄也歷四時皆湯火而夏尤甚。昔秦時獄氣積數十年。猶釀爲紅蟲無乃火烈爲殃得之夏氣居多而以紅見乎合無請命憲臺除强盜人命外。餘皆酌量保候。一出犴穴如遊山亭謂避暑迎涼無過於斯則他年獄蟲不驚其紅而圄草漸羨其綠可知也伏乞批允施行。

署郡詳語

一件借稅事

看得借稅事。具請陳其始末。蓋當谷兵往援昌關。強寇何于外。饑兵噪于內。陳知府暫借定海商稅。蓋亦續命之丹。而非若乞醯于鄰者。姑為此掠美巧着也。迨商稅已借。而日延一日。竟欲定海為焚券馮驩。恐異日借貸之門絕矣。其陸續補還。何說之辭。但目下庫藏如洗。故欲以他人避債之臺。題為我償債之遲何。然終望梅止渴說也。至該縣以無米之苦。具詳懇請止。因前者海禁甚嚴耳。今禁者已開。商賈必源源

至債主之積稍温或念欠家有懸罄苦而不至持券

嘷門者情也若司府三縣之欠可遽付逝波而聽其

久假不歸乎此爲蠹人子彼亦非富家翁未知此逋

何日結局是不能無望于憲飭也

一件缺兵事

看得缺兵銀一事不能無嘆夫古之名將有椎牛

享士市租盡爲士費而後奏凱于感賜之一戰者乃

區區缺兵銀不充格外賞而作庫中扃則激勸已微

矣况今茲所欠又纍纍數萬計乎雖缺兵貯庫屢奉

憲批而每一持籌則如食客數千者其邑入不足供而反以汰客減食爲幸是兵之鈌轉爲欠銀郡邑所欣然慶爲解圍一着也夫先聖名言不曰凡事豫則立乎又不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乎今風鶴之儆猶頻而燕雀之偷難安則船之燬者宜葺器之鈍者宜修火藥之朽腐者宜更而新也乃問取給何所除商稅外止鈌兵存耳補牢之需資于遺簪而府縣之額脫昏焦負債不償者轉盼間又謬希乎焚券今憲批諄切合無據欠上聞以聽詳請若此項銀兩弗終付

楚弓之失真今者續命膏也

一件寧兵事

看得今寧兵資餉如朝饔夕飧之不可離而司有解外郡有解五縣又有解然僅以府庫爲郵亭一宿耳貧兒暴富非不爲盈箱溢篋之戀而其如主伯亞旅吸吸待哺何傾囊以給則富日少貧日多矣明州兵餉何以異是庫中一席地半凝饑餒之塵而每一月餉到僅供一月之給若解或愆期如呱呱懷中者絕其乳哺立可餓殺耳今查本年閏月共該粮九千而

舊例原無關派將點金無術者能李奉懸乎查崇禎四年份奉布政司新例扣部象二縣餉銀解充遼餉則安能以簞食瓢飲為貧家糊口充腸需者而徒掠美于水火之必與也乞憲臺批司免解可惠此一方民矣

一件解京事

看得解京弓箭一項誠兩浙巨創夫天下強弓勁弩者從韓出不聞從吳越出也至幽都筋角恒山檿幹談者每推為弩最然皆稱北而不及南惟會稽竹矢

吳越金錫頗擅美材于東南顧以濡手脆質而用之當鋒摧決貫遐透堅則楚材未可晉用也今浙中弓箭屢解屢駁非爲是乎夫派而造造而駁駁而復派民脂殫矣然使改造後即轉無用爲有用何容置喙惟風土非宜物料殊產無神人以治神弩而欲命中百步忽轉換十指上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據鄞縣所報已于原額八百八十三兩外加至七千四百五十兩有奇夫繇一縣以累他縣派累不知幾何況後此駁回者尚未有底止耶以有盡脂膏塡無窮溝壑此

該縣所痛心慘目而難付噤聲也解折色以免駮任人之言其利普哉若謂弧矢之造以威不庭安用白鐵往則解料進京一語尤爲至便夫價資遠郡料揀近地燕地膚燥骨梗其人精悍良材稱焉資以砥鑛遇無留堅直唾手成耳不則民髓日竭匠技已窮將若之何射甲不入即斬弓人雖以阿利殘忍之法行之恐難使膠不解而筋無裂也乞台臺酌採詳請則可甦此一方民矣

一件霑雨事

看得寧波沿海重地也。邇者軍興旁午。自兵餉軍儲。以及帶徵加派。俱屬急需。然且有司非能點石爲金。而煢煢小民。何不至缾罍罄也。惟盼盼有秋之獲耳。今歲春夏之交。雨暘時若。祇青阡綠。不意甘霖忽變霪雨也。夫迅雷無竟日之怒。而疾風暴雨。亦不終朝止。未有連綿瀰漫。累日盈郊。而風伯揚塵。電姥助虐。雨師瀉囊。如今日淩淫情狀者。甚至井有蛙不鈎而浮。穴有蟻不橋而升。豈彼黍離離。能高如百尺木而不與同折。非邀憲臺題恤。恐難起斯民于水方[illegible]

中可此其署篆無狀致茲災異而不敢不爲元元請命也。

一件龍神事

看得龍神請封一事。頗疑其誕。然未盡誕也。夫龍神物耳。聞堯時洪水爲災。皆是物一怒之力。此雖押官無稽。恣其談天。然怒則爲千雷萬霆之繳遶而喜則爲交首解角之嬉翔。其降殃降祥。固不可誣也。今定海民張清等咸云。白尾新龍殃民傷稼。怒矣。此非忿忿于風鬟雨鬟之龍女而思爲錢塘報無乃蛟門物

封成例具在靈物亦心艷焉而未免有我獨不侯之怏怏乎乞憲臺早爲題請褒以榮封則鰲載三山深知其重想亦喜而效順矣

一件告病事

看得黃經歷告病一事非無說也夫衛經歷一官原雀羅可設之署雖過貪泉而欲酌者一經此署則夷齊可作一撤觀非不欲酌無可酌也黃經歷之興嗟署冷而慨然起蓴鱸想殆此故乎況穌鯢入犯其不爲荆棘狐兎藪僅一間耳修我墻屋我將反雖先賢

尚汲汲一椽而欲使折腰末員頓置五斗米于度外未可強以不情也乞垂念貧官俸薪未給者催縣給之備宇未葺者行縣葺之則食飽居安之餘歸去來之辭可不賦矣

一件爭篆事

看得兩經歷爭篆止問陞與不陞耳夫使狄經歷一陞果有其事何七月之報巳至而十二月之憑尚無則溫經歷之署躁矣譬置餅于盤羣兒共伺有黠而躁者業攫之手以入之口而忽抉其美食以轉授望

望將去之兒曰此伊家物也恐得味知甘者難禁兒啼欲下此溫經歷今日苦情也其如狄經歷啜啜有詞而不肯自附于三讓爾高何或仍令溫經歷暫管或仍歸狄經歷而以憑到之日為卸事之期則兩人自相忘不爭矣

一件建祠事

看得耿岡昌等建祠一案甚盛舉也夫雎陽血戰廟食百世是三將者雖功非其倫然勝則凱歌敗則與尸男兒死耳無為不義屈國昌等無愧斯言矣某謂

建立像祠當首國昌而與消官楊之素王肇乾于側至春秋祭祀則動支餉兵餉二兩此所費者纖纖耳麗德之像一畫而囚首于禁望而傀死斯亦激揚勸厲一大權也

一件保陞事

看得貴屬自蒞任以來其芳猷脩炙未易枚舉卽者民周易等所陳特九牛一毛耳前撫臺欲題擢台守其與紳衿子姓皆悵然失倚夫果隣燭之移光有時亦他家幸耳居是邦也能無惓惓借寇哉若以前者

降級疑則洋遊備倭二人實違約束以敗非貴廳過也奈何以代僵之李稽沐蔭之棠況今者寧郡非昔比也庫如罄倉若掃即代庖李官猶抱煎膏火而他日身任其責者尤難之難矣萬姓之福一人之勞何誕於新官而為之焉乞俯順輿情容詳請三院而無使扶杖父老竹馬兒童徒以望雲深望梅之慨可也

一件懇襲事

看得邢守禮應襲與否其不能無說夫守禮以畏縮梟示自取耳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謝

攻若在當代愧之矣乃守禮父繼勳猶愛深秪憤以次房襲職為言今據台濕叅將所復云部下船兵並無損傷則罪止一斬耳與犯刼盜一例固風馬牛不相及而臨陣退怯則有之與所云部下失陷二十人猶一間隔也假令守禮有子猶思亟觧輿禹之義況弟守智乎夫趙奢之能而括敗也則守禮實有愧於祖然周勝之之廢而亞夫用也則守智實無慚於兄鬪鼓鼙而思將帥未可以後罪殁先勳也乞憲臺為酌詳以聽部裁要不沒吾韋與滅繼絕之心足矣

跋

予讀折獄新語妙解人頤常恨磔鼠獄詞漢人不傳以意揣之當多作老吏語耳此則學人才子兩極其致江左風華斷斷推映翁先生爲第一煩憂毒悶之中時一展翫

便欲破涕啟顏耶許子伯善哭亦
變為陸士龍癖笑矣婁江後學朱
明鎬昭芑甫跋